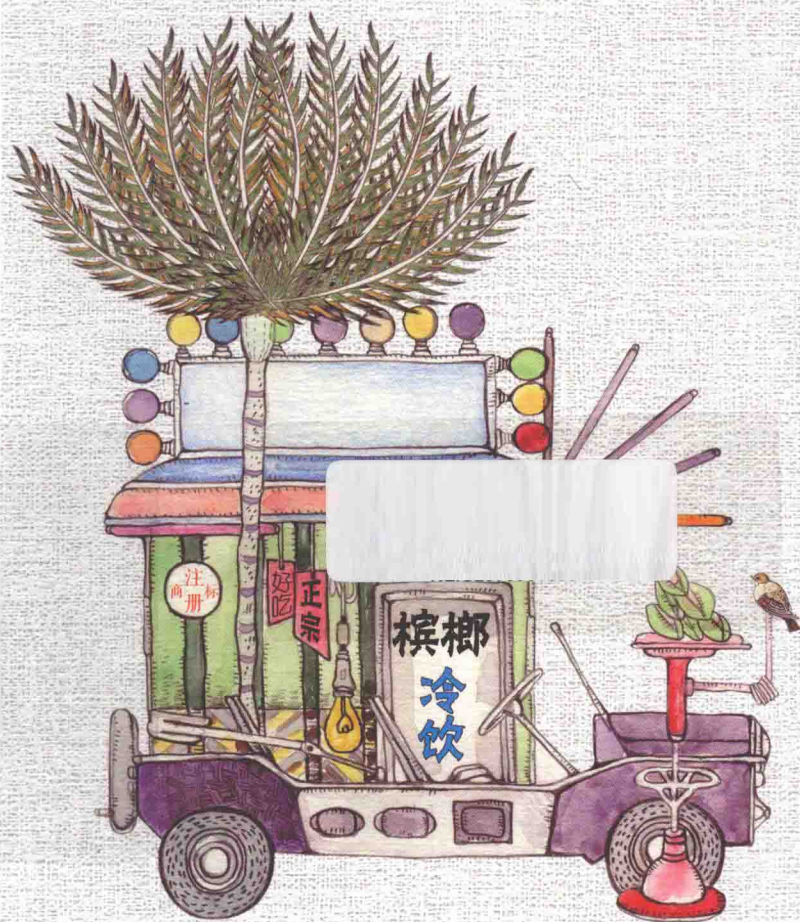


诗人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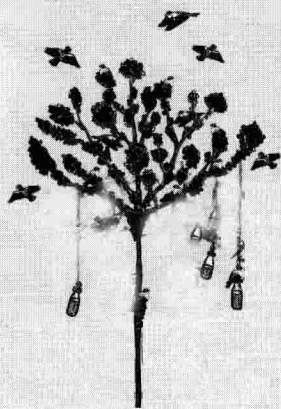
给你们
每一个巷弄里走出的人
你也是
这诗人
泪与笑的主人

刘富士 著



诗人万岁

刘富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万岁 / 刘富士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6788-2

I. ①诗…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9729 号

书 名 诗人万岁

著 者 刘富士

责任编辑 刘佳胡泊

责任校对 林汤安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788-2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巷弄风情 |

刘富士

在巷子里出生及成长的我，对巷弄一直有很深的情感。

摊开最新版本的嘉义市地图，我家所在地的那条小巷仍然在巨大的彩色纸张上笔直地斜切出我的童年记忆。从地图左方的嘉义火车站走日据时代称为大通的中山路一路往东，来到现在以鸡肉饭闻名的七彩喷水池，然后换走文化路北上，过民权路之后，就来到我家的巷子口。地图上，这条小巷以西北贯穿东南的有力气势连通文化路和民权路。

我家的巷子虽小，但比起我那群童年玩伴所居住的更里面的小巷小弄，嘿，我家的巷子其实还不算小呢。小时候一起下象棋、上教会的表弟俊芳，他家就在我家后面。俊芳的阿公和我阿公是亲兄弟。要去找他，我得往民权路的方向走过一根夜里总是有群蛾在昏暗的灯罩乱舞有独角仙在柱脚闲逛的电线杆，到达老是大门深锁的某老师的豪宅大院的有小小溜滑梯的侧门，然后向左转进一条小巷。

这条巷中巷，也是我的童年足迹深深踏印的所在。一弯进小巷子，左边是一大片丝瓜棚，又长又肥的丝瓜吊挂在棚架下，等着日晒干枯之后变成我们洗碗洗澡用的菜瓜布。右边也是栋大宅院，院子左右各种一棵莲雾树，左边是红莲雾，右边是白莲雾。莲雾开花时节，金龟子满树飞舞，大大满足我们捕猎的原始欲望。莲雾大宅的后方又是一条小巷弄，只容一人通行，我的小学同学的家就在小巷弄里面。表弟俊芳家还要再往更里面走。我会先来到爸爸卖好吃的豆沙凉丸的同良家，我跟他哥哥有一阵子是死党，天天黏在一起，他骑脚踏车载我，弹吉他、四处游荡。

同良家对面是萧仔仑的木材厂。萧仔仑木材厂左斜前方有一条更小的巷弄，小巷弄最前面的一家原本是卖鸡蛋冰的，后来因为倒会（份会：闽南语谐音，指民间的存集资聚款活动；标会：指在一个份会里，大家的钱集中在一起，但每个月支取的数额有限，争取到的人即标会成功；倒会：民间集资的会头、即管理者携款潜逃。）而漏夜逃走。第二天，所有获知消息的受害者通通赶到这狭窄的小巷弄，一时之间，呼天喊地的、骂爹干娘的声音充斥整个小巷弄。当然，还有一些事不关己的好事者也加入围骂的行列。我家也是被倒会的受害者之一。像是有商量又像是没商量，众受害者破门而入，能拿的拿、能搬的搬。哈，虽然没见过教科书里打家劫舍的古代盗匪，但这天小巷弄里的场面应该蛮接近的。

陪伴我初中三年，在上面努力读书、练习写新诗和小说的那张书桌，就是从卖鸡蛋冰的家里搬回来的。虽说是从倒会人家“掠夺”回来的安慰品，但也陪着我顺利考上师专，并且发展自小憧憬的写作人生。除了这张书桌，我们还抢到一些制作鸡蛋冰的道具。平时，只有

在路上叫住卖鸡蛋冰的,说要买几个之后,那倒会夜逃的男人才会以纯熟的手法迅速解开冰冻的鸡蛋冰模具,将又甜又冰的鸡蛋冰交到我们手上。现在,卖鸡蛋冰的已经不知去向,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子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偶尔会拿出这些模具来摆弄戏耍,假装自己也是沿街叫卖鸡蛋冰的小贩。

卖鸡蛋冰的左边人家是家小型家庭式肥皂工厂。那个年代,资生堂蜂蜜香皂可是高档货,谁家里要是拥有玫瑰色的又亮又动人的一块,肯定会请来客到浴室去参观参观。家里浴室常见的就是价钱便宜的玛莉香皂,至于洗衣服,那当然也是使用便宜的肥皂喽。制作好的肥皂装在很像现在水果大卖场装奇异果的那种浅层木条盒子里,整整齐齐的肥皂在里面显得异常干净。这些肥皂木条盒会在后院曝晒一段时间后,再由肥皂厂主人捆绑在载货脚踏车的后座出货去。小孩子对肥皂是没什么好奇心的,哈,又不能拿来玩吹泡泡游戏。所以肥皂厂主人大可安心他那些晾晒中的肥皂。

萧仔仑木材厂的旁边又是一条小巷弄,被新盖的羡慕当时的我们的连栋式钢筋水泥两层楼房牢牢占据。第一间是教八家将〔台湾地区民俗技艺。参与者装扮为捉邪驱恶的神祇,担任主神的护驾,负责捉拿鬼怪妖邪,也有解运祈安、安宅镇煞的功能,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质。〕的水顺阿舅的家,哈,因为他看起来很凶,我好像从来不曾当他的面叫过他。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看见水顺阿舅训练八家将。时间通常是夏日夜里,地点就在萧仔仑家和同良家之间的狭小巷道。脸上没有画上五颜六色油彩的家将们,手里拿着出巡时的各种道具,配合锣鼓的节奏踩动家将特有的行进步伐,一次又一次地演练。家将脸上的油彩当然得等到正式出巡之前才会画上去,画脸也是水顺阿

舅的工作。化完脸的家将便具有神格，是不可以随便说话或吃喝的。我们小孩子碰到这些家将，当然也是敬而远之。不过，平时嬉戏时，偶尔也会扮演八家将。喝完的克宁奶粉罐子就拿来当锣敲，几个小孩分配好角色，位置站定之后，倒也有模有样地迈起家将步伐。

水顺阿舅家左手边的第二间楼房就是俊芳家。从我家走到俊芳家找他下象棋，要经过好几条巷中巷、弄中弄，路上可能还会遇到卖新鲜凤梨的脚踏摊车、卖冰凉豆花的手推车，或是卖蚵仔面线的有加顶棚的脚踏三轮车。我就喜欢我家附近这些弯弯曲曲、狭狭隘隘的巷弄，穿着T恤短裤拖鞋的我，在这些巷弄里穿梭嬉游，可乐得很呢。

住在巷弄里的小孩真是幸福。哈，这可不是我们这种住不起豪华门面深宅大院的小孩子的酸葡萄式自我安慰。闲闲的假日午后，想要打打羽毛球，只要准备好球拍和球，找好对手就可以在自家门前开打。巷子的宽度跟实际球场也差不多，不必另外画边线。两边的建筑物也可以挡风，球不至于飘来飘去。中间没有羽球网，那又如何，谁说打羽毛球中间一定要有网子。来回厮杀之间，倒是要注意路过的街坊邻居，记得让球从他们的头顶飞过。但是在巷子里打羽毛球也不是没缺点，太过兴奋的羽毛球老是会落在遮雨棚上面，随手得准备一根捞球的小竹竿。

要在自家门前的巷道打棒球也没问题，只是要小心，不要挥棒太用力打破邻居的玻璃窗。至于玩弹珠、炆仔标〔一种旧时供儿童玩乐的纸牌游戏。同拍洋片。〕、跳橡皮圈绳子、捉迷藏、跳房子等这些小孩子风靡一整个童年都不会嫌无趣的游戏，小巷弄更是绝佳的处所哪。

就是这样吧，当我开始写作《诗人万岁》时，童年的巷弄风情纷纷

从记忆深处飘上来。那些属于地方小人物的人际来往、行事准则,那些听久了也听不出到底有没有在骂人的三字经五字经七字经,那些花一点点钱就能够满足口腹的小吃摊车,那些巷弄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自问。这些穿梭在我记忆里的巷弄小人物,就是我故事里的主角。

小时候特别喜欢结伴去中山堂旁边的大空地打棒球。如果走正常路线,我们会穿越巷子口的文化路去到对面的吴百发小儿科,然后顺着大路经过木炭店和养着可爱红毛猩猩的大同旅社。旅社旁边就是我星期天去敬拜上帝的浸礼会。弯过浸礼会,走民权路到国华街左转就会到达中山堂。但是偏爱走巷弄的我,还是喜欢走吴百发小儿科旁边的小巷子,穿出国华街之后就得立刻左转,嘿,因为再往前面的小巷子前进就是真丽美大酒家,那可不是小孩子能闲逛的地方。

哈,怎么样就是喜欢在巷弄里乱钻啊,我。

目录 序：巷弄风情 / 1

邮差钱德修 / 1

听到诗人获得文学总锦标的消息，光明镇的居民都笑了。
第一个笑的是邮差钱德修。

庙公卡好伯 / 6

卡好伯是城隍庙独一无二的庙公。二十九年来，他全心全意奉祀城隍爷，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就在庙里虔敬度过。

镇长钟阿 B / 12

钟阿 B 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和一个和漂亮的老婆同样漂亮的女儿。

妈妈桑金花姨 / 17

若是有哪一天，光明镇再也没有人对镇长的宝座有兴趣，那大家一定会公推金花姨来做镇长。

修鞋匠忠义伯 / 22

忠义伯仔在大榕树底下设摊补鞋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啦。
可是他从来不认为补鞋这件工作有多少乐趣。

黑猫综艺团 / 27

黑猫综艺团的来到,对光明镇的镇民来说,可是一件大事。

光明百货公司 / 32

对某些光明镇的居民来说,光明百货公司等于是人间的天堂。

花街皇后何娜娜 / 37

光明镇老一辈的人没有不知道何娜娜的,也没有因为想起何娜娜而不在心里打寒颤的。

龙安大旅社 / 43

龙安大旅社总共有三十间套房,而且在三年前率光明镇之先为这三十间套房装上冷气。

小学老师陈世眉 / 48

算起来,陈世眉在光明小学也快教了四十年的书。如今,光明小学里面就数他最资深。

老人会 / 53

其实,老人会馆本身就是占用公有地的大违建,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人敢说怎么样。

松花阁茶室 / 58

这光明镇的松花阁茶室不但左右这光明镇男人的思想,也左右这光明镇所有人的生活。

土公仔阿泉 / 63

土公仔阿泉用他老婆的名字所开设的恩惠棺木店是全光明镇独一无二的棺材店。

外地来的缘投仔尚 / 68

全光明镇的大小都认定，何娜娜肚子里小孩的爸爸就是那外地来的缘投仔尚——陈昭男。

观音寺后壁 / 73

观音寺后壁的小吃摊，除了十摊左右是长年固定，还会有其他吃食摊来来去去。

丑女春娇 / 78

光明镇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丑女春娇痴女说梦话的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啰。

红派掌门人谢深海 / 83

在小小的光明镇，红白黑这三个派系是既合纵又连横，既合作又互相制衡。

香香乐户 / 88

香香乐户是光明镇唯一领有牌照的妓女户，在里面从事肉体服务的也都是有牌妓女。

白神父 / 93

天主堂的白神父是法国人，来光明镇传教已经三十几年啦，白神父说得一口标准的福佬话。

玛莉电发院 / 98

玛莉电发的老板娘吴淑芬,被光明镇那些闲闲没代志的三姑六婆尊称为黑猫综艺团的最佳拥护者。

秘书林老华 / 103

镇公所这边,秘书林老华一早就和镇长钟阿B关在豪华的镇长办公室里研商对策。

光明派出所 / 108

不管如何,光明镇的善良老百姓自然是希望派出所的生意冷冷清清,大家都过太平日子。

狐狸山公墓 / 114

阿荣伯的老妻说,自从住到狐狸山之后,全身的酸痛都不见啦,人变得很有精神,元气十足。

四破伯 & 皮刀姨 / 119

四破伯和皮刀姨已经熟识六十几年啦。皮刀姨大四破伯一岁。他们两人都是在黑水港出生的。

人生诊所 / 124

尤其是光明镇的善良老百姓,一向就非常尊重医生,对医生讲的话也视同圣旨。

龟公李万枝 / 129

李万枝在香乐户担任保镖的工作，日子过得真轻松，因为，光明镇的善良老百姓怎么有可能在花街闹事。

盲相士吕半仙 / 134

从盲相士吕半仙的脚步跨进光明镇的那一刻起，整个光明镇的猫啊狗啊都躲他躲得远远的，而且每次都是这样。

光明大戏院 / 139

光明大戏院发生大命案，消息传出，几乎令全光明镇可以走路的人都来到东大路围观。

抓扒仔成 / 144

虽然有种种的疑点，但是抓扒仔成的死亡总归是事实，光明镇上上下下也都为他的死而感觉心中无比畅快。

阿美冰果室 / 149

阿美冰果室在光明镇开店已经整整三十年啰。老板娘阿美从十八岁做到现在四十八岁。

小学校长魏大春 / 154

这魏大春已经变成光明镇的过街老鼠，到处都不受欢迎，甚至有好几家商店还联合起来发起抵制魏大春运动。

四海为家的谢谢你 / 159

谢谢你是一个披头散发的流浪汉。有人说他的头脑阿达阿达,但是,他却经常出口成章,似乎有满肚子学问的样子。

泉兴杂货店 / 164

萧泉兴的父亲早死,他小学毕业之后就 and 母亲在东市场开了泉兴杂货店,开始帮忙母亲做杂货生意。

一心食堂 / 169

三十年前,全光明镇也只不过有三台黑白电视机而已。一台在龙安大旅社,一台在镇公所,最后一台就在一心食堂。

放映师美国仔 / 174

光明派出所天天派警员去光明大戏院站岗,但是,放映师美国仔放映的插片一天比一天更精彩。

假诗人涂文章 / 179

涂文章长大之后,立志要当一位有名气的诗人。他从繁华大都市的各大书店买回一本又一本的中外诗集勤加研读。

镇民代表会 / 184

红派的镇民代表准备在这次的镇代表会定期会中提案,将中央大道圆环的陈大头铜像拆除,换上诗人的铜像。

美女吴淑芳 / 189

只要有空,吴淑芳总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去海边看渔船。这个习惯,光明镇稍有警觉心的人都知道。

警员殷小圭 / 194

打从殷小圭调派来光明派出所服务,刘三元就不断指派许多奇奇怪怪甚至颇具难度的任务给他。

花街的耶诞晚会 / 199

金花娥的五十寿诞晚会终于到来。光明镇的善良老百姓人人都满心欢喜,用最热切的期盼来参与这场盛会。

| 邮差钱德修 |

听到诗人获得文学总锦标的消息，光明镇的居民都笑了。第一个笑的是邮差钱德修。

这个大清早，邮差钱德修踩动他那部心爱的公家配发的白马牌脚踏车来到东大路的邮局。今天，分配给钱德修的邮件比起往常要少得多。原本心情就挺不错的他又让脸上的笑容显得更为灿烂。

昨天晚上，邮差钱德修用他那稍嫌粗糙的手掌轻轻抚摸他老婆苏嫦娥白而松软的大腿。那时候，他老婆正舒舒服服斜躺在人造皮沙发上看那部现在当红的八点档连续剧《玉玲珑》。“干吗啦！”苏嫦娥眼睛盯住电视荧幕，右手迅速抓住他那只在她大腿游走的粗糙手掌，一把甩开，然后用像感冒的孔雀般的吼声说：“没事摸什么大腿！”

钱德修悻悻然望着他老婆，抓住上广告的空当赶紧开口：“老婆，等一下可不可以帮我烫制服？”他老婆转过头，狠狠瞪他一眼：“好啦，等我看完《玉玲珑》。先把制服拿出来。”

当然，当然，当然是要先看完《玉玲珑》，钱德修心想，然后去房里取出刚洗好晾干的绿色邮差制服。

本来，钱德修的邮差制服都是送到小学路的晶晶洗衣店清洗熨烫。前几天，晶晶洗衣店的老板刘家兴带着他老婆和孩子回西部老家。听说，老家的兄弟为了祖产继承问题要开个家庭会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好。于是，这阵子钱德修只好自己清洗制服。但是，烫衣服他可不行。曾经，他试着自己烫裤子，却差点把裤裆烧出个大洞。从此之后，凡是要烫的衣物，他铁定要拜托他亲爱的老婆。

光明镇稍有知识的人说：“咱光明镇若要选拔第一怕老婆的男人，看来，这邮差钱德修恐怕要最最高票当选。”光明镇最常和邮差聊天的修鞋匠忠义伯也时常骂他：“干你老母咧，你这个送批《送信》的，不要事事项项听查某人《都听女人》的嘴啦，这样算什么查脯子《男人》。”

不过，要求邮差对他的老婆三不五时《经常，时不时》也要展现一点男人的本色，这对邮差来说，可比叫他上刀山下油锅还难受。“阮苏嫦娥对我实在真好啦，厝《家》内也拢是她在整理打扫兼煮三顿，这样我就非常满足啦！”邮差说。

晚上九点，《玉玲珑》打出“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的字幕，他老婆红着眼眶，吸一吸鼻腔里随时可能会淌下来的鼻水，按下遥控器的红色按钮，电视荧幕“啪”一声没了。没多久，邮差满怀欣喜地把刚烫好还隐约涌现蒸汽的笔挺制服吊在卧室墙上的挂钩上。

所以，这个大清早，当邮差告别他位于太平洋边的住家时，他用愉快的心情踩动脚踏车，并且尝试用响亮的口哨和海面上两只早起的鸥鸟打招呼。

带着饱满的邮袋离开邮局之后，邮差依照老路线沿着东大路绕